

寂静之声 JIJINGZHISHENG

少伟

星期天没事可做，跟随朋友一起去乡下送书。

朋友是警察，喜摄影，不善言辞，但如若认准了一件事，一定会执着地干好它。这些年，为了搜集建国以前所有战斗在沂蒙山这片热土上的老公安战士，他自出资金，行程万里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，用相机和文字记录下了老一辈公安战士的光辉历史。后来，他的这一壮举，受到国家公安部的大力赏识和支持，他的这些作品才能够汇集册，得以面世。

9月的日子，天高气爽，金风送暖，我们一行三人离开小城往乡下奔去。天上的阳光暖暖地照着，我们的心像鸟儿一样飞了起来。久居小城，却很少能够有机会到乡下走走，坐在车里一路奔来，触目之处，到处都是片片金色的田野，玉米耨走了，还剩下秆高高地站着。红彤彤的高粱，就是田原最忠诚的守望者，即使大多数庄稼都离开了土地，它也毫不放松自己的职责。堆在路边的花生，摆满山坡的地瓜，每一阵风吹来，都带来一阵阵又香又甜的好闻气息。

这些老革命，大多都居住在乡

走在乡下



下，最小的现在也已八十多岁了，从十年前朋友寻找他们的足迹开始，到今天的书已成册，当年还健在的那些人到现在也所剩无几。这次去的一个乡镇，我们捐了三本书，书上有三位老人，可惜一路走来，沿途打听，得知有两位早已仙逝，想起几年前他们还谈笑风生的笑脸，朋友更加沉默，我们的心中也沉重起来。

上午11点多钟，我们进入了一个小村庄，走过斑驳的青石板路，到了一个被绿树掩映的农家小院前，朋友依稀记得这个小院，他上前喊了一声，从里面走出了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，听说我们是来送书的，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入她的小屋。小屋已经很破败了，房子里的东西也没有，一张堆满衣服棉被的床，几只小板凳，她用袖子擦了擦让我们坐，捧起朋友送的书，看见书上丈夫的面容，她开始哭了起来，一边哭一边说老头苦呀，一辈子吃苦受

罪，没享受日子，现在好，已经走了，可剩下我怎么办？她抬起她伤残的腿对我们说，老了，不中用了，又老又病也没有钱治病，自己受罪还得拖累孩子。听她说起这一切，我们心中也十分难过，起身告辞，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指着三十多岁还没娶上媳妇的小儿子对我们说，给他安排个工作做吧，要不他一辈子也别想娶上媳妇了？她的儿子拦她，并苦笑着小声对我们解释说，你们别在意，她年老了糊涂了，以为所有从城里来的人都能给安排工作呢！我们无言，想起那些为了中国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老战士们，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后，他们的亲人还要生活在这么艰难困苦的边缘，而我们却无能为力，朋友无语，我们也更加心疼，回来的路上，心情已不如去时的那样欢乐和轻快。

秋天凉了，太阳也要落山了，山风一阵阵吹来，有了些许的凉意。望着田野上依然站立着的最后的庄稼，让人不由联想，人生就如这庄稼，大自然的春华秋实就如人的一生一样，人从年轻到衰老，走过许许多多的坎坎坷坷，终有一天会华年老去，黑丝变白发，直到归于泥土，到那时，曾经像今天一样年轻的我们，老年又会是怎样一种情景呢！

无心快语 WUXINGKUAIYU

禅心

傍晚接到儿子的电话，说他的“小跑狼车儿”有些问题，让我在车行等他。我急匆匆地赶过去，原来只是少了个螺丝。修好之后，他提出要求，要把放在车后架上的车筐，挪到前面。

我问他：“为什么呢？”他回答，怕书包放在后面丢了。“这是谎言。”我揭穿他。

“呵呵，妈妈为什么总是这么聪明呢？”他开始嬉皮笑脸了。“因为妈妈是你肚子里的蛔虫。”“我想歇同学。”

“不行，车太小了。”“没事的儿，我驮小个子同学。”正说着同事平走了过来，我们聊了一会儿，她听懂了我和儿子的争执，劝我，依着孩子吧，到时候如果他无法做到，自然就放弃了。儿子听懂了她的话，插言说：“一定行的，因为我同学很矮，和你儿子一样。”同事立刻显出尴尬的表情，她一直为儿子不长个儿耿耿于怀，儿子的话让她很不自然，匆匆走开了。

我批评儿子，怎么乱说话呢？儿子据理力争：“我没说谎，牛牛就是长得矮嘛，我又没说谎，为什么不能说说呢？”

我不知道怎样细细拆穿这其中的

不揭人短



道理，只是告诉儿子：“打人不打脸，揭人不揭短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儿子还在追问。“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缺点，有的人自己不知道，你可以善意地讲出来，但也是要有方法的，大多数人是不高兴被人看到缺点的。而有些缺点人家心里是知道的，比如牛牛，他个子小，他自己知道的，他妈妈也是知道的。为此他们已经不开心了，你说了他会更不开心，你为什么要让人家不开心呢？”

“哦”，儿子眨了眨漂亮的大眼睛，没再说什么。我想他一定是听懂了我的话。

也许人生中有许多事都是这样的，我们向往纯美的人生，我们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、大家的努力，把那些杂质除去，或者把杂质降到最低值。但是一定要有好的方式、方法，让人能够接受，让人能体会到我们的爱心，否则就会事与愿违，好心做成了坏事，弄得大家都不开心。我想有时候，短是该揭的、可揭的，但既然有揭别人短处的勇气，那就该有帮助别人弥补缺点的方法，在没想好解决之策前，不妨释放一下包容之心，那也是一种睿智之举呢！

山上有了人声，却看不见人。五月和六月被罩在雾里，就像还没有出生。六月觉得今天的雾是香的。不知为何，六月想起了娘。你说娘现在干啥着呢？六月问。五月想了想，大概做甜糕呢。六月说：“我咋看见娘在睡觉呢？”五月说你还能，还千里眼不成，怎么就看见娘在睡觉呢。六月说：“真的，我就看见娘在睡觉呢。”五月说那你说爹在干啥呢？六月说，爹也在睡觉呢。五月说：“我们走时他们明明起来了，怎么又睡觉呢。”六月说，爹像是正在给娘呵香气呢。五月说，难道爹也把娘的香包给叼去了？六月说，大概是吧。

突然，六月说：“那是我的香包。”说着往回跑。五月一跃，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把六月抓在手里，说：“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？”六月说：“我拿了香包就回来。”五月看了看六月，解下脖子上的香包给六月，说：



“我把我的给你。”六月犹豫着，没有动手。五月就亲自给六月戴上。六月看见，胸前没有了香包的五月一下子暗淡下来，就像是一个被人摘掉了花的花杆儿，看上去可怜兮兮的。但他又没有力量把它还给五月。六月想，人怎么就这么喜欢香呢？是鼻子喜欢还是人喜欢呢？

然后他们去挑花绳儿。街上到处都是花绳儿，这儿一捆那儿一捆的，让人觉得这街是谁的一个大手腕。六月和五月每人手里攥着两角

4 《吉祥如意》

郭文斌

钱，蜜蜂一样在这儿嗅嗅，在那儿闻闻，还是舍不得花。直到集快散了，他们才不得不把那两角钱花出去。他们的手里各拿着五根花绳儿。那个美啊，简直能把人美死。

路上，六月问五月，你说谁的新媳妇最漂亮？五月说，你的啊。六月说，好好说啊。五月说，你说呢？六月说，要说，肯定是街的新媳妇最漂亮啊。五月一惊，看着六月，问，为什么？六月说，他的一个大胳膊上就戴了那么多的花绳儿，脖子上戴了那么多的香包，身上有那么多的香料，你说不是他还能是谁？五月把眼睛睁得像铜锣一样，贴向六月的脸，笑了一下，说，怪死了怪死了，你怎么有这样一个奇怪的想法，街怎么能娶新媳妇，要是街娶了新媳妇，那该

是怎样的一个女子才配呢？六月说：“你就配啊，我知道你想配呢。”五月哈哈地大笑起来。那姐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。六月说，那我就是街的大舅舅了。五月说，那我们就有用不完的花绳和香包了。

雾仍然像影子一样随着他们。六月的目光使劲用力，把雾往开顶。雾的罩子就像气球一样被撑开。在罩子的边儿上，六月看见了星星点点的人。六月给姐说，你看，他们早已经上山了。五月说，这些扫店猴，还扇得早得很。说着，二人加快了脚步，几乎跑起来。

到了一个地埂下，六月说，这不是艾吗？五月上前一看，果然是艾。一株株艾上沾着露水豆儿，如同一个个悄悄睁着的眼睛。五月看

了看山头，说，他们怎么就没有看见？六月说，他们是没有往脚下看。五月说，他们为什么不往脚下看？六月说，他们没有想起往脚下看。五月觉得六月说得对，欣赏地看着六月说，你就怎么想起往脚下看？六月说：“我本来也想着山顶呢，我也不知道咋就往下看了一眼。”五月说，山上那些人多冤枉。六月说：“但我还是想上山。”五月说为啥，这里不是有艾嘛。六月说：“我想看大家采艾，我也想和大家一起采。”五月说，那姐采你看就不就行了？六月说，你一个人采，有啥看头。五月说，可是万一路上碰上一个蛇呢？六月说：“我们不是绑了花绳儿吗？我们不是吃过供了的花馍馍了吗？”五月说，那就到山顶吧。五月想，其实她也想到山顶呢。人怎么就那么喜欢到山顶上去呢？脚下明明是有艾的，却非要上到山顶去。（未完待续）

天机

第一季 沉睡之城

悬疑小说

18

蔡骏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下午，她惊奇地见到了一座群山中的城市，就像睡着了一般寂静无声。脑中被隐藏的记忆仿佛一下子被唤醒了——就是它，眼前的这座城市，神秘缭绕着的雨雾，将她从遥远的北京召唤至此。

林君如已经吃力地躺下了，吹灭床边的蜡烛，自言自语：“今夜还会有余震吗？”

已经10点钟了，那雷鸣般的声音没有再响起过，窗外依旧是令人心悸的大雨。在旅行团借宿的居民楼第五层，叶萧与厉书的房间隔壁，正点着一支幽暗的蜡烛。跳跃的烛光照亮了孙子楚的脸，他的对面是年轻的导游小方。

“那声音怎么又停了？”

“地震？”

“鬼才知道呢！”小方激动地挥舞着拳头：“我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”

导游才是旅行团里最紧张的人，他肩上承担着十几个游客的生命安全，出任何差错都是他的责任——而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赔偿给游客了？

食物中毒……野兽袭击……司机迷路……失去通讯……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！随便哪一条罪名，都足以让他丢掉饭碗。要是有人出了三长两短，他甚至还有上法庭的危险——而这想象中的全部，都是建立在他们可以重返人间的基础上。

万一，要是出不去呢？

小方立即打了自己一个耳光。不要再胡思乱想了，但愿现在的一切都只是恶梦，明早醒来已在清莱的酒店里了。

“我睡觉了，你有什么事就叫我。”孙子楚拍了拍小方的肩膀：“哎，本想仔细看看传说中的兰那王陵，现在却走进了另一座坟墓！”

这家伙说话一向没什么忌讳，走进隔壁卧室就睡了，只扔下小方孤零零地坐着。他看着窗外难熬的夜晚，又想起今天大家看他的目光，那一张张充满怀疑的脸，似乎都想把他吞噬……

不知隔了多久，大约已是子夜时分，一阵轻微的敲门声响了起来。

小方警戒地睁开眼睛，黑暗中摸着来到门前，大声问道：“谁？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投稿邮箱：plain1211@163.com



彭征 张路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之路。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，开始由一个小渔村在悄然而迅速地蜕变成现代大都市。那时的深圳不但撤县建市，更为令人振奋的是邓小平的南巡使得改革的春风劲吹深圳。建设中的深圳在不断地升温并沸腾着。

杀出了一条血路的深圳仿佛在一夜之间崛起，被人称作“一夜城”。深圳成了多少掘金者的朝圣之地，虔诚之如伊斯兰教徒对麦加的爱。而在史玉柱的眼里，3年的研究生生涯所带给他的更多的并非专业学识的长进，而是一种城市思维，一种深圳思维。

回想当年第一批昼夜排队买股票的深圳淘金者所上演的暴富神话，不得不令所有人动容，也不得不令所有人遗憾得捶胸顿足。

（未完待续）